

和斯巴达人一样，雅典人也很重视教育，不过雅典人对教育的重视限于民间。具有民主身份的雅典人，都渴望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有身份的人。只要可能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为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。不过雅典对待教育的态度和斯巴达截然不同，城邦对待教育的态度可以从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和阿基比亚德斯（Akibiades）对话中看出——“没有人在意你或者其它雅典人是怎样长大这样的小事情”^[6]，雅典没有斯巴达那种寄宿式学校。在以雅典为代表的教育模式中，学校是由教师作为私人事业开办的，教师自己决定收取多少费用和教授什么科目，家长根据学校的条件和教学的科目为儿子选择适合他们的学校。城邦只规定学校和体育馆的某些道德原则、上放学的时间，建议让每个男孩子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等，对于其它并不干预。^[7]

3. “学术组织”的代表：学园

希腊也存在不少学术组织，比如斯多葛廊院、伊壁鸠鲁花园、吕克昂学园和柏拉图学园，这里以柏拉图学园（Academy）为例，窥视希腊的学术组织机构。公元前393年，柏拉图（Plato）开办的学园，被视为雅典第一个永久性的高等教育机构，想进入学园学习和研究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“不懂几何者莫入”。这一要求被刻在学园大门的门楣上。人们往往把学园这类机构视为面向大众开放的教育机构，这是不恰当的，学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菁英俱乐部，在那个时代“懂几何”者绝对是极少数人。柏拉图学园是一个哲学共同体，学者们的年龄和成就参差不齐，但平等共事。学者们无需缴纳任何费用，便可以自由地参加学园的各类活动。^[8]学园的神秘色彩从加入的第二条件——必须信奉“阿波罗”和“缪斯”，可见一斑。从外部组织形式看，学园是一个宗教团体，学者过着毕达哥拉斯学派（Pythagoras）式的苦行生活。古希腊罗马也是一个宗教社会，和中世纪社会的不同之处仅在于，它是一个多神统治的社会。古希腊罗马的确存在高等教育机构，不过它们和中世纪大学不是一个概念。就古希腊罗马的法学、修辞学和哲学教育而言，后来的教育机构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^[9]，但古希腊罗马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法人化。将大学的源头无限制地推向古希腊罗马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恋尸癖”（necrophilia）。不管是柏拉图的学园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（Luceion）或者其它学术机构，从根本上说，不过是私人禁脔。

希腊和罗马人是同一民族的两个分支，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中的两个方言，有着同样的政治制度及政府原则，经历了一系列类似的革命。^[10]因此可以说，古罗马是希腊文化忠诚的继承者。相比较而言，古希腊更注重人的全面教育，而古罗马则偏重教育的实用性。

（二）古希腊罗马未出现学者行会的解释

对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后，尝试回答古希腊罗马为什么没有出现“大学”（学者法人组织）。“说有易，说无难”，下面从三个维度解释。

1. 教师角度

在古希腊罗马上层阶级子女的教学工作经常是由奴隶来承担。这些奴隶教师有一个专门称号“教仆”（paidagogos），就是现代“教师”（pedagogue）一词的起源。可见，教师这一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“卑贱”。希腊作家卢奇安（Lucian）就曾经刻薄地说：神不喜欢的人成为了教师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惩处，就是使其贫困，不得不去教孩童阅读和书写。^[11]但在古希腊还有一种教哲学和修辞学等高级学科的教师，比如希腊的苏格拉底、罗马的昆体良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不错的待遇。不过，最早的职业教师——智者，他们的地位就不能算高。在当时，如果一个人以教书为职业，也就是说以谋求学费为目的，就马上归于“智者”。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，凡是以牟利为目的教学都不能称为教育；一切以挣钱为动机的行为，都无法赢得人的尊重。^[12]在雅典，任何人都可以当教师，只要有人愿意付学费。斯巴达没有专门的职业教师，任何成年人都有资格和义务教育年轻人。在漫长的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期，教育被普遍认为“完全是个人的事情”，因而国家并没有相应的教师政策。执教资格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。

在古罗马有一个传统，几乎任何手工业者行会，都会为新成员的加入举办某种纳新仪式——就职礼（inceptin）^②。在古罗马，教师阶层也存在类似的仪式。据拉斯达尔（Rashdall, H.）研究，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学校和修辞学学校存在“执教礼”仪式。^[13]执教礼的出现，可能意味着罗马教师群体开始拥有某种朦胧的团体意识。不过，从这种朦胧的团体意识发展到教师法人组织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。据汤普逊考察，古罗马共有80多种不同行业的社团组织^[14]，比如纺织行会、小商贩行会、交